

文稿

論《續西遊記》之寓意及其寫作藝術

翁小芬*

摘要

《續西遊記》由明代季跪所著，共一百回。該書為《西遊記》之續書，從《西遊記》第九十八回首「卻說唐僧四眾，上了大路」開始續寫，並將《西遊記》第九十八回至一百回改寫一番。書敘唐僧師徒取得真經後東返唐朝，然因唐僧師徒存有機心而引來眾妖魔爭相奪取經卷，幸得如來遣派大比丘到彼僧及優婆塞靈虛子暗中保護，才得以解除厄難，悟空等因頓悟到運用機心之無用，而篤信真經並除滅一切機心，最終平安回到長安，師徒同證佛果。

整部小說不僅能展現奇幻豐富之描寫技巧，其寓意思想亦頗令人玩味，故本文主要探討《續西遊記》之寓意及其寫作藝術。觀其寓意，可歸納為「明心見性」、「諷刺心性」、「諷刺政治」及「諷刺宗教」；於寫作藝術上，則具有「豐富的修辭技法」、「角色豐富多樣」、「富有超現實的想像力」、「形象生動詼諧」之特點。希藉此論析能對《續西遊記》之內容意涵及寫作特點有更深入的認識。

關鍵詞：續西遊記、寓意、寫作藝術、寓言小說

明代季跪的《續西遊記》，共一百回。故事從《西遊記》第九十八回首，「卻說唐僧四眾，上了大路」開始續寫，將《西遊記》自第九十八回至一百回改寫一番。書敘唐僧師徒取得真經後一路東返唐朝，但由於唐僧師徒尚存有機心，因而引來許多磨難，眾多妖魔爭相奪取經卷，幸得如來派大比丘到彼僧、優婆塞靈虛子暗中保護才得以解除厄難，最後，孫悟空等領悟到運用機心是無用的，便篤信真經，滅除機心，從此沿途平安順遂，回到東土長安後，師徒們同證佛果。

內容可分為四個部份：第一回至第二十八回，寫唐僧師徒因不淨根因而引來外界之魔，其間穿插行者兩次盜取金箍棒。第二十九回至五十六回，寫外界之魔向心理欲念之魔的轉化，間述及行者第三次盜金箍棒。第五十七回至第六十九回，由心理欲念之魔的象徵轉向觀念思想的外化擴張。第七十回至第一百回，由思想意念的外化轉為外在行為之喻寫，寫四大比丘試驗唐僧

* 修平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國文助理教授

師徒的禪心，直至行者滅機心為止。於第一百回後半回，寫唐僧師徒回到唐朝歸結全書。¹

從內容的描述中，明顯看出故事主旨在剷除機心，倡導明心見性。作者創造出許多具有象徵性的神魔，如七情大王、六欲大王、陰沉大王，臭穢孩子、迷識魔王、司視魔、司聽魔、逐香魔、逐味魔、馳神魔、消陽魔、消陰魔、耗氣魔等。沿途充滿著奇幻色彩，唐僧師徒遇見蛙精、蠹魚精、赤花蛇精、蝮大王、蝎大王等怪；又經過莫耐山、蟒蛇岭、火焰山八林、平妖里、西梁女國、百子河、通天河、賽巫山九溪十二峰、烏鴉國等地，讓小說的寓言色彩更為濃厚。因此，程毅中說：「整部《續西遊記》是一個寓言故事」²。

本論文將以《續西遊記》之文本作為論述對象，探討其寓意及寫作藝術，並分述如下。

一、《續西遊記》之寓意

《續西遊記》之創作意圖，真復居士曾於〈續西遊記序〉中云：

《西遊》，佛記也；亦魔記也。魔可云佛，佛亦可云魔，是何以故？蓋佛以慧顯，魔以智降，此魔而可以入佛者也。然則雖舉諸佛菩薩三十二相之身百千萬億之化而魔之，亦奚不可！夫魔之昧佛，亦云是也。乃展轉相因，惟由靜而有動於心者生也。既能生佛，又能生魔，故空諸一切，以歸於無……中士不悟，實生機心……機也者，挾造化之藏，奪五行之秀，持之極微，發之極險。故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翻覆。」……夫機者，魔與佛之關捩也。封之則冥，撥之即動……機心存於中，則大道畔於外，必至之理也。前《記》謬悠譎誑，滑稽之雄。大概以心降魔，設七十二種變化，以究心之用……雜取丹鉛嬰蛇之說，以求合乎金丹之旨。世多愛而傳之，作者猶以荒唐毀褻為憂。兼之機變太熟，擾攘日生，理舛虛無，道乖平等。繼撰是編，一歸剷削。俾去來各自根因，真幻等諸正覺。起魔攝魔，近在方寸。不煩剿打撲滅，不用彼法勞叨。即經即心，即心即佛。有覺聲聞，圓實功行。助登彼岸，還返靈虛。化不淨根，解之塗縛。作者苦心，略見於此。³

¹ 王增斌、田同旭：《中國古代小說通論綜解》（上）（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1月），第1版，頁411-412。

² 程毅中：《明代小說叢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頁104。

³ 季跪撰，鍾夫、世平標點：《續西遊記》（台北：建宏出版社），見真復居士，〈《續

此序文說明《續西遊記》主要的主旨是在宣揚佛理。按此段序言，可看出三層意旨：(一)前段：述《西遊記》是一部描寫佛魔相因轉化的書，因佛魔兩者無絕對的界限，所差僅在於佛以慧顯，魔以智降，故佛魔因循轉化的關鍵在於「心」由靜而動的過程，因為此「心」能生佛，亦能生魔。(二)中段：述因一般人不懂佛魔轉化的關鍵，故容易產生「機心」，而此「機心」對於成佛會造成極大的傷害，因為它是成為佛與魔的轉捩點。(三)末段：述《西遊記》是一部誑譎之書，因孫悟空的七十二變是運用機心來降魔，所以《續西遊記》的作者著重人之「方寸」，認為魔的起與攝，關鍵在於對「心」的修持，而修道成佛其實無須外求，只要把握人的內心即可，即「經即心、心即佛」，這是作者創作《續西遊記》的目的。⁴

鍾夫在〈續西遊記前言〉中亦言：

本書竭力宣揚所取真經本身的威力和佛家慈悲方便的宗旨，提倡以崇尚志誠，滅除機心，去感化眾妖。⁵

其主張《續西遊記》是在闡揚佛教志誠之心，寓有藉修煉心性以滅除機心的思想。

觀《續西遊記》一書的內容，該書寫作著重對「心」的描寫，強調正心與邪心的交戰過程，而此邪心幾乎都由取經人之機變心所產生。關於全書之惡心，包含有姦心、盜心、詐心、僞心、詭心、忍心、逆心、亂心、歹心、誣心、淫色心、邪心、怒心、貪心、欺騙心、矜驕心、好勝心、痴心、三心二意心、誇獎心、狐疑心、怠慢心、妄誕心、名利心、憂貧之心、自誇心、妒嫉心、競爭心、嗔心、昧心、誇心、逞心、不平心、拗氣心、剿滅心、戒心、抱怨心、虛假心、嘲笑心、報仇心、焦心、偷竊心、惜花之心、不布施心、離心、詛咒心、妄想心、賊心、敵鬥心、恨心、怯懼心、懶惰心、驚心、凶心、暴心、偏心、險心、奸心、狠心、殺心、爭心、諂心、賊心、讒心、怨心、私心、忿心、殘心、獸心、恚心、除妖滅怪心、不敬經心、不安心、性急心、暴躁心、慢師心、機變心、多心、錢鈔利心、毒心、憎嫌心、惹妖魔心、騙經心、不一心、搶奪心、飢餓求飽心、好潔心、復仇心、惜花心、

西遊記》序〉，頁7~8。

⁴ 高玉海：《古代小說續書序跋釋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頁103。

⁵ 季跪撰，鍾夫、世平標點：《續西遊記》（台北：建宏出版社），見鍾夫撰之〈前言〉，頁5。

不佈施心、詛咒心、不平等心、殺害心、酒色財氣心、利慾心、怯懼心、傷生心、不捨心、不挑經心、繫心、打鬥心等。這些惡心最後都成為心魔，所以應去除邪惡之心，讓人心回歸到原始清明的境界，才能杜絕機心。書中，行者後來在澄淨本心時，將心靈處於「志誠、方便、恭敬、善、真、喜、老實、敬畏、正念、仁、忠厚、孝、慈悲、濟貧、謝、甘貧、正直無私、定、寡慾、慈悲、不傷生」等心之狀態時，心魔便不再產生，故《續西遊記》主要在闡明「修心」的意涵。王增斌、田同旭亦主張此看法，言：

禪宗標榜「以心傳心」，「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等，主張「見性成佛」，不依經論，而以般若智慧，覺知「自心真性」，以達修行成佛的目的……本書宣揚的核心思想是禪宗佛學的精要「明心見性」思想……依作者之意，只有消除了心中種種貪癡妄念不淨根因，明其本性，才能達到修真成佛的目的。⁶

認為《續西遊記》主要是在表達「明心見性」的禪教真諦。高桂惠亦認同此說法，主張《續西遊記》是行者、靈虛、到彼三人闡釋心性的問題，其中佛道思想濃厚。⁷

「明心見性」的禪教真諦，也見《續西遊記》中的描寫，如第七十五回的詞：「世事盡皆夢幻，人生自有真經。老僧披剃換儀形，只爲了明心性。一人貪痴皆妄，此中味卻虛靈。邪魔乘隙亂惺惺，早把一腔持定。」⁸說明了出家人應打破無明，戒貪嗔痴，方能清淨根因，明心見性。

故從《續西遊記》的內容及序文的描寫，可以看出該書的主旨在於修心、滅除機心，以達到「明心見性」的目的。書中所描繪的心魔都是由人性衍生而來，凸顯出人心與人性之黑暗面，亦間接賦予諷刺意涵，尤其是針對僧人與官吏之黑暗面。

本文將《續西遊記》的寓意歸納為闡明「明心見性」的思想、「諷刺心性」、「諷刺政治」、「諷刺宗教」四項，論述如下。

（一）明心見性

《續西遊記》有關「明心見性」的主旨，可從小說中幾段試禪心和情慾

⁶ 王增斌、田同旭：《中國古代小說通論綜解》（上），頁 406～407。

⁷ 高桂惠：〈《西遊記》續書的魔境--以《續西遊記》爲主的探討〉，收錄於李豐懋、劉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頁 235。

⁸ 季跪撰，鍾夫、世平標點：《續西遊記》，頁 517。

誘惑的情節中凸顯出，如：(一)第六十九回至第七十一回，靈山之寶經閣上有一尊古佛，問白雄尊者為何唐僧取經回東土的途中會遇上種種妖魔為難？尊者言：「真經功德真乃人天利益，眾生得見聞，果是萬劫難遇。但來取之易，而去之不難，只恐人情視為輕易；所以唐僧們來，也使他萬苦千辛，真經去，也顯出許多靈應，方為濟度眾生。只是道路多逢妖怪。」佛云：「不遇妖魔，靈驗何見？況路途本無妖魔，眾等種種防禦妖魔，即生種種妖魔。汝當傳諭眾聖，誰肯保護真經，與比丘眾等助些道力，莫教他逢妖作怪，自己先動了妖怪機變，則行道坦坦，何妖作耗也？」後來，四大比丘僧自願去試唐僧師徒的志誠及老實、恭敬之心，希望唐僧師徒勿心存機變之心。當四大比丘僧試完禪心之後，對三藏說：「師父，你只把原來志誠心莫改，縱遇妖魔自然蕩滅。我四僧實是來暗試你禪心，看你志誠，若終守不變，不生疑懼，經文方為托付得人。我已知迎接你們的都是妖魔，須要正了念頭相待，自是無礙。」隨後，四大比丘僧返古佛處，向佛言唐僧師徒果能尊經，「只是孫行者機變心生，未免道路多逢妖魔便犯，因而保護諸弟子也動了滅妖降怪之心，用出機謀智巧之變，雖無傷於唐僧德行，只恐褻慢了經文」，後來眾優婆塞前往，糾正了孫行者的志誠之心。(二)第七十四回至第七十五回，眾優婆塞糾正了孫行者，返靈山前向孫行者述：「孫悟空機心莫要過用太刻」。以上兩處，可以看出作者宣揚滅機心，以明心之佛家理念。又(三)第五十五回，消陽魔、耗氣魔、鍊陰魔因戲弄比丘僧與靈虛子，先後變為賣酒客、路人、貌美婦與老婆子，欲以酒色迷惑二僧，卻被二僧識破。(四)第八十二回、八十三回，善慶君、慌張魔王、孟浪魔王分別幻化為賣酒漢、凶惡漢、美貌婦，欲迷亂唐僧師徒，導致豬八戒因貪邪淫亂而被陷。後來妖魔們欲再以財氣迷惑唐僧師徒，卻反被孫行者所變的女子以酒色財氣迷惑。(五)第五十八回，於西梁國界，有一群女怪領著眾婦奪人財物，若遇青春年少者便留之相匹配，若遇醜陋者就割其肉做香囊。唐僧師徒因而化為女僧而被女怪捆去，後來，比丘僧、靈虛子化為青年僧人及俊俏漢子欲解救之，卻反被女怪們強奪去，並爭相婚配成親，幸而在孫行者的協助之下才解除危難。

以上有關情慾情節的安排，應是為了明心見性的主題而設計的，故第八十三回詩云：「為甚皈依三寶門，不貪酒色不沾葷。清心寡欲存真性，種德施仁固善根。割斷愛河無可戀，揮開慧劍豈能昏。任他妖孽來迷亂，護得如如一點真。」又第五十九回詩云：「不貪淫欲戀塵華，淨此身心是出家。莫道嬰兒婚姘女，丹家道合莫疑差。」可見具有《續西遊記》「明心見性」之寓意所在。

(二)諷刺心性

《續西遊記》有對人性的嘲諷，如第七十九回，假僧持一把牛耳短刀剖開肚腹，露出一堆心來，都是些「紅心、白心、黃心、慳貪心、利名心、嫉妒心、計較心、好勝心、望高心、侮慢心、殺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謹慎心、邪望心、無名隱暗之心、種種不善之心」，雖然對此諸心並無其他議論，但這許多心似是在間接對世間人心的控訴與批判。

《續西遊記》中書寫了大量的妖魔，且這些妖魔都象徵著人的心理欲念和外界的倫常觀念。王增斌和田同旭並將這些邪魔分為「心理魔」和「倫常魔」。其中「心理魔」多為人心的反映，如三尸魔⁹、七情魔、六慾魔、六鯤妖怪¹⁰等。其中「倫常魔」多是由人生前所造之惡所致，如富貴村和烏鴉國的村民，個個或因不忠不孝、或邪淫貪利、或奸盜怨天，導致疾病纏身。《續西遊記》中其他有關人性的書寫，如第三回，描寫人有許多心，包括「姦心、盜心、邪心、淫心、詐心、僞心、詭心、欺心、忍心、逆心、亂心、歹心、誣心、騙心、貪心、嗔心、惡心、瞞心、昧心、誇心、逞心、凶心、暴心、偏心、疑心、奸心、險心、狠心、殺心、痴心、恨心、爭心、競心、驕心、媚心、諂心、惰心、慢心、妒心、嫉心、賊心、讒心、怨心、私心、忿心、殘心、獸心、恚心」等，雖然只是舉例，並無明顯論述，但這似乎是在對世間人性的譏諷。又第五十一回，迷識林中的妖魔設筵慶功，筵席上擺的不是珍饈百味，而是那貪名逐利，被利慾所惑的人心，邪魔後來吸吞了這些人的精神意氣，這應是在諷刺那些意志薄弱，易被名利所誘惑的人性。又五十六至六十九回，文中平妖里及西梁女國，以妖變的形式擺脫不了男女情欲；百子河中孫員外所生的九子成賊，諷人對錢財的貪得無厭；通天河之老龜精，諷人以不正當的手段追求永恆的生命；元會縣卞學莊，凸顯人世間愛慾情思的糾葛難斷。這些都是由人的心理欲念所衍生出來的弊端。又七十七回，猴、鶴、猩化身的「福緣君」、「善慶君」、「美蔚君」，三者雖都是潛名不仕的隱士，然而實為三個妖君，諷山中隱居君子的沽名釣譽。¹¹這些妖魔都是因人心被邪惡蒙蔽而產生出來的，書寫邪魔主要的用意，應是在諷刺人性，具有啟發人

⁹ 季跪撰，鍾夫、世平標點：《續西遊記》，頁 205。在第二十九回的總批中，述「三尸魔」：一好飲食，一好車馬衣服，一好色慾。

¹⁰ 季跪撰，鍾夫、世平標點：《續西遊記》，頁 595。第八十六回中，寫「六鯤妖怪」為司視魔、司聽魔、逐香魔、逐味魔、具體魔、馳神魔。

¹¹ 王增斌、田同旭：《中國古代小說通論綜解》（上），頁 410～413。

性的深刻意涵。

(三)諷刺政治

《續西遊記》有關諷刺政治之意涵，如第三十六回，餓鬼林中有妖精作怪，此妖精乃是三國時魏王曹操，文中寫他死前「篡漢，陷害忠良」，且曹操自地上拾起的一張貼兒上寫著「義不食周粟，寧甘首陽餓。清風萬載香，高節千年大。可恨汝奸回，把漢坐奇貨。死後不含羞，飢餓求誰個。」此處諷那些對國家不忠之奸賊。於第三十七回中，魔王更明言曹操是「貪生恤命」之人。《續西遊記》除了對臣子的嘲諷之外，亦有對君王審美觀的批判，如第三十六回中，有兩個因節食而病亡的寵姬，自述其生前承大王寵愛，養在宮中，享用無盡的珍饈百味，後因享用過度而變得肥胖不堪，只因大王喜愛窈窕細腰，遂終日不食，最後餓傷成病而亡，而許多婦女原本都是楚宮美婦，也都和這兩位寵姬一樣，為細腰所誤。可見世人崇尚纖細的審美觀其來有自，而此處的描寫，實是對風俗審美觀的一大諷刺，尤其是針對君王的喜好而諷。

(四)諷刺宗教

《續西遊記》中有關宗教的諷刺，雖然情節是在描寫僧人的弊端，但亦可顯露出作者對文士官吏的嘲諷態度。如第十一回，八戒因見到一個「齋」字而前去化齋，結果被妖怪陷害，而吃了許多石饅饅，作者以為這是修道者「以名色求人」所導致的禍害，認為人時常只著重外在而忽略實質，故於第十一回文末總批處言：「八戒真老實，見了一個『齋』字，便思量化齋。落得吃了許多石饅饅，畢竟受了妖怪齋也。如今人見秀才便求文章，見和尚便叩內典。其實，肚裏空空，求一塊石頭不可得矣。以名色求人者，不可不知。」藉由僧人受到名色之誘，來諷刺秀才虛有其表，有名無實，此與和尚一樣，看似飽讀詩書與真經，實則內裡卻才疏學淺，空無一物，諷刺意味濃厚。又第二十一回，描寫脫凡長老和三昧長老，其中脫凡長老敬信經文，卻禁不住美色的誘惑和言語的挑弄而興起偷經的念頭。而三昧長老則貪婪，喜銀錢米布，好向人乞化，對於真經靈文卻不能看誦。此二者，一個敬信經文，卻禁不起誘惑；一個貪婪，卻無敬道之心。由此段情節，可以明顯看出作者對僧人的嘲諷之意。故作者於二十一回的總批處言：「和尚敬信經文，反不知妖怪。和尚只知銀米布是好的，不知正是經文作福，才向施主人哼得一兩聲，便受用十萬矣。如今作官，做秀才的，哪個不是經文換來的，況和尚乎？」將和尚與汲汲於功名利祿的秀才和官吏等同視之，藉以諷刺此等之人，其常以名位取得他人好處，而迷失於物質欲望中。

綜觀上述,《續西遊記》的寓意既含有宗教與哲學思想,亦有對社會的批判意識,更具有濃厚的趣味性。陳惠琴曾讚譽《續西遊記》是不可多得的哲理寓言小說。更認為嚴格說來,中國古代小說史上還沒出現過真正的哲理小說,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續西遊記》是不可多得的哲理性小說。¹²可見,《續西遊記》是屬於哲理寓言小說,不僅在描寫上能各展幻想曲折之變化藝術,其主題思想亦頗令人玩味,故可謂為寓言小說中之佳作。

二、《續西遊記》之寫作藝術

對於《續西遊記》的藝術特色評論,劉廷璣曾於《在園雜誌》中言:「如《西遊記》乃有《後西遊記》、《續西遊記》,《後西遊記》雖不能媲美於前,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若《續西遊》則誠狗尾矣。」¹³雖然劉廷璣認為《續西遊記》有如狗尾續貂之作,然而筆者認為,若能從另一觀點闡發,或許可扭轉此負面的評價,正如鄭振鐸對《續西遊記》的觀感,言其:「全脫《西遊記》的窠臼,別展二境。」¹⁴

本文將針對《續西遊記》的寫作技法與內容,來論述其寫作藝術。並在寫作技法上,看出其具有豐富的修辭技法;在內容創作上,認為該書角色多樣,並富於超現實的想像力、生動詼諧幽默之藝術效果。茲說明如下。

(一)豐富的修辭技法

1. 擬人

「擬人」是比擬的一種修辭法,即「把物當作人來描寫,使物『人格化』,賦予外在的客觀事物以人的言行和思想情感。按人的音容笑貌來描寫事物,增強作品的形象性和可感性。」¹⁵

《續西遊記》運用了擬人的手法,將許多動物或非生物賦予人性化的特

¹² 陳惠琴:〈善取善創,別開生面--《西遊記》續書略論〉,見《明清小說研究》第3期(總第9輯)(1988年7月30日),頁167。

¹³ 原載於《在園雜誌》,此見王定璋:《白話小說:從群體流傳到作家創造的社會圖卷》所引(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7月),頁189。

¹⁴ 原見鄭振鐸:《清初到中葉的長篇小說的發展》,此見歐陽健:《中國神怪小說通史》所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頁456。

¹⁵ 李初喬:《寫作大辭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3年8月),頁469。所謂「比擬」,是為表達的需要,故意把物當作人,把人當作物,把甲物當乙物,把抽象的概念當作人或物來描寫。此可以使描寫的事物和抒發的情感更加生動具體,給人以鮮明的形象和異乎尋常感受。它可以把感情和理性結合起來,提高表達的效果。不過,在運用比擬手法時,要有真實的情感,並善於抓住事物的特徵,準確運用動詞,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性。〈讀西遊補雜記〉中就言：「《續西遊》摹擬逼真」¹⁶，如第六回，玄陰池中積聚了無數青蛙，其中一「老蛙」如人一般，能與人言語、有情緒，亦有幻化之術。當他在路間遇過客車轍時，他不僅悻悻不讓，且會怒氣當前，忿怒而立地逼退過客，似有戰鬥之狀；他又能與越王勾踐應對，連越王也不敢招惹他，反而讚美他。其他如第十五回中的「蚌妖」、「魑妖」；第二十二回中的「虎威魔」、「獅吼魔」、「狐妖」，都能如人般對話。又第二十二回中的「喜鵲」，能將書信一口撕開；「狐妖」將書信遺失，哭哭啼啼地怕被魔王嗔責。第四十四回中的「玉龍馬」，能將兩耳豎起，似有聽說之狀；且聽完人語後，能點頭會意，並細轉心中念頭。於第四十五回中，「玉龍馬」尚能說人語，表現出氣忿知情緒。又第四十七回中的「狐妖」，母狐似婆子樣，喪著臉，蹶著嘴，惡狠狠得罵著妖魔；公狐似漢子樣，吞著聲，忍著氣，笑嘻嘻的，只陪不是，就像是一對爭吵的夫妻一般。

除了動物擬人之外，第六十五回中不僅「牆壁」會說話，連「瓶壺碗盞」也都能述人語，這是非生物擬人之例。

2. 誇飾

「誇飾」又稱鋪張、誇張、甚言、倍寫或增語。就字義來說，「誇」是指誇張，「飾」是指修飾。「誇飾」的定義雖然各家不同，然內容實大同小異。陳望道言：「說話上張皇鋪飾過於客觀的事實。」黃慶萱言：「文中誇張鋪飾，超過了客觀事實。」董季棠言：「說話、作文時，過分地鋪排張揚，誇大誇飾，離開客觀的事實很遠；但聽者、讀者卻又不曾懷疑它的真實性，而認為『理所當然』。」王勤言：「爲了取得某種表達效果，用主觀的眼光對客觀的人或事物，故意作擴大或縮小的渲染、描述。」《寫作大辭典》載：「在客觀現實基礎上，運用語言技巧，借助於想像，將所描繪對象的某些特點作『言過其實』的擴大或縮小，以便鮮明突出地反映事物的某些特徵(性質、狀態、數量或程度等)，以增強語言的表達效果。」故「誇飾」具有強調或突出客觀事物的本質，是一種誇張修飾的修辭法。主要目的在於引起讀者的注意，滿足其好奇心。¹⁷

¹⁶ 〈讀西遊補雜記〉，參見朱一玄、劉毓忱編：《《西遊記》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版，頁398，此據汪原放校點：《西遊補》（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書中之〈讀西遊補雜記〉。

¹⁷ 關於誇飾的定義與作用，見陳正治：《修辭學》（台北：五南圖書有限公司，2001年），初版，頁132～133。李初喬：《寫作大辭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3年8

因爲人有許多的機變之心，故《續西遊記》中塑造出許多妖魔，而這些邪魔都是由人的機變之心所產生，其皆具有變幻神通的能力，促使小說充滿著想像與誇張的特點。

3.隱喻

隱喻是一種潛藏在事物背後的訊息，能跨過概念領域的瞭解，不自覺的影響一個人的認知活動，是一種以一個概念領域瞭解另一概念領域的認知模式或構思歷程。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語言就蘊藏著許多隱喻，當大家同時認同某一語詞的弦外之音時，發訊者與收訊者都會有默契的接受這樣的隱喻語言。故事的隱喻也是如此，故事除了主題之外，尚蘊含著其他不同的隱喻訊息。¹⁸

今將《續西遊記》的「隱喻」分爲三項，藉由這些隱喻來揭開許多偽善的面目，以進行譏諷嘲弄，達到發人深省的效果。即：(一)隱喻醜惡品性：明朝由於國君權貴奢淫無度，所以整個社會風氣是「貴己賤人」的，自上而下呈現欲望的無限放縱，而在放縱的背後，也暴露出許多人性的醜陋面貌，書中如第六十回的通天河老鼃精，則隱喻著世人常以不正當的手段追求永恆的生命。(二)隱喻貪財好利：第二十一回，揭露僧人常以名位取得他人的好處，迷失於物質欲望當中，借以進行嘲諷。又第五十九回，百子河孫員外的九子成賊，在隱喻世人對錢財的貪得無厭。(三)隱喻科舉醜態：明清許多文人一心只想拼科舉，圖大官，然而卻無真才實學，如第十一回，藉由僧人受到名色之誘來諷刺秀才虛有其表，有名無實。又第七十七回中的「福緣君」、「善慶君」、「美蔚君」，原是由獼猴、白鶴和猩猩三妖所幻化而成，其有害人的邪心，卻以隱士君子自稱，諷喻山中隱士的沽名釣譽。

4.象徵

從文學發展史上來看，「象徵」首先是以「神話」的形式出現的。神話是人類集體潛意識的象徵，折射出人類對大自然的觀感，以及對自身生命的希望，這屬於無意之象徵。而由「神話」到「寓言」，乃一變成爲有意之象徵。因爲「寓言」是虛構而有寓意的故事，其中故事的角色可以是人類、動物、植物、無生物，作者可以藉由這些人類或非人類的角色行爲，透露其欲表明

月)，頁 469～470。

¹⁸ 蔣建智：《兒童故事中的隱喻框架和概念整合：哲學與認知的關係》（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頁 9～10、23。

的意念。因此寓言屬於有意之象徵。¹⁹

關於「象徵」的定義，陳正治的《修辭學》中記載著許多各家略有不同，又極為相近的解釋。毛宣國認為：「象徵一詞在西方來自希臘，本義是指將一物分成兩半，雙方各執其一，作為憑證和信物，合起來即可以檢驗真假。後來演變為凡是表達某種觀念或事物的標幟或符號就叫象徵。」《韋氏英文字典》中載：「象徵係用以代表或暗示某種事物，出之於理性的關聯、聯想，約定俗成或偶然而非故意的相似；特別是以一種看得見的符號來表現看不見的事物，有如一種意念，一種品質，或如一個國家或一個教會之整體；一種表徵；例如獅子是勇敢的象徵，十字架為基督教的象徵。」黃慶萱認為：「象徵是任何一種抽象的觀念、情感與看不見的事物，不直接予以指明，而由於理性的關聯、社會的約定，從而透過某種意象的媒介，間接予以陳述的表達方式。」黃邦君認為：「是指通過某一特定的具體形象，以表現與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和情感。」²⁰《寫作大辭典》認為象徵是「通過某一特定的具體形象來表示與之相似的或相近的概念、思想或情感。」²¹

從諸家的論述，可知「象徵」乃是通過某一特定的象徵體，以寄寓某種概念、思想和感情等意義的一種修辭方法。

《續西遊記》中即藉許多象徵筆法來闡明寓意，書中所有的妖魔和災厄都是由唐僧師徒的機心所產生，而這些妖魔也都有著一定的象徵意涵，如七情大王、六欲大王(第二十八至第三十二回)、三尸魔王(第二十九回至第三十一回)、陰沉魔王(第三十二回至第三十五回)、獨角魔王(第三十六回至第三十九回)、曹操魂靈(第三十六回至第三十七回)、嘯風魔王(第三十九回至第四十二回)、迷識魔王(第五十回至五十三回)、消陽魔、鍊陰魔、耗氣魔(第五十二回至第五十六回)、五行之氣(第六十四回至第六十五回)、福緣君(第七十七回至第七十八回)、美蔚君(第七十七回至第八十二回)、美慶君(第七十七回至第八十五回)、慌張魔王(第八十二回至第八十五回)、孟浪魔王(第八十二回至第八十八回)、六鯤妖魔(第八十五回至第八十八回)、病魔(第九十五回至第九十六回)等。

¹⁹ 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1975年1月），初版，頁339～340。

²⁰ 陳正治：《修辭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1年9月），初版，頁198～199。

²¹ 李初喬：《寫作大辭典》，頁33～34。「象徵」與「比喻」不同，「比喻」是用一個具體事物來比擬具有相似點的另一個具體事物；而「象徵」是用一個具體事物比擬具有相似點的思想或情感。

這些邪魔多象徵著人的情緒、思想與倫常觀念，為心理之魔和倫理魔，小說將「心理魔」與「倫理魔」構築於充滿強烈寓意的象徵上，亦即將人之心靈視為神與魔交戰的小天地，這也促使《續西遊記》充滿著強烈的寓言色彩。其中有「三屍、七情、六慾之魔」，「三屍魔」好飲食、車馬衣服及色欲，象徵凡人對食、衣、性的貪求；七情六慾是指人類的六種感官和七種情感，此「七情六慾邪魔」象徵著人的感官和情感被外界所障蔽，亦即人心被外物所蒙蔽。例如第六十五回，車遲國會元縣的朝元村中，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妖橫行，禍害村人，經查證後才知是村人丁炎、甘餘、慎漁父、穆樵父等人過於貪求利益，而引發五行失衡所造成的，其中對於天地萬物平衡的破壞，是由於人心的貪婪與邪僻所產生，故五行紊亂之氣，其中象徵人對天地間物質平衡造成的破壞。

又第三十二回至第五十二回中的「黯黷林」、「餓鬼林」、「薰風林」、「霪雨林」、「蒸僧林」、「臭穢林」、「迷識林」、「三魔林」等八林亦具有象徵意義。其中「黯黷林」(第三十二回)象徵殺戮殘忍之心；「餓鬼林」(第三十六回)象徵貪求富貴之心；「薰風林」(第三十九回)象徵無中生有撥弄是非之心；「霪雨林」(第四十二回)象徵報復不平憤怒之心；「蒸僧林」(第四十六回)象徵仇殺敵對之心；「臭穢林」(第四十九回)象徵好沾惡邪虐之心；「迷識林」(第五十一回)象徵機變狡詐之心；「三魔林」(第五十二回，三魔指消陽魔、鑠陰魔、耗氣魔)象徵人因受到諸多惡心的侵害，以致於陰陽氣盡，無以為生之境。此八林中所住的妖魔，皆是由外界之魔向心理欲念之魔的轉化，如「陰沉魔王」住在充滿陰氣不散，妖魔集聚的「黯黷林」，此林原本明朗，但因人心暗昧而使得幽暗無光，可見陰沉魔王似人心被邪惡所障蔽，象徵人們情緒思想欲念的心理之魔。後來當三藏師徒端正念頭，高誦著「日月寶光菩薩」和「光明如來」，並向魔王懺悔解悟時，黯黷林才復見天日，妖魔也隨著真經解脫消失無蹤。可見只有端正人心，徹底消除心中邪念才得以光明。而「獨角魔王」及「曹操魂靈」居於「餓鬼林」，此餓鬼林原為快活林，為一群賢良富貴者所居住，然其恃著富貴快活不作賢良，後來變成一群饑餓鬼，並招來獨角魔王與曹操魂靈。此「獨角魔王」及「曹操魂靈」象徵人們倫常觀念的倫理之魔，具有勸懲之象徵寓意。另「迷識魔王」，盤踞在「迷識林」，此魔由人心的貪念慾望所產生，能迷惑人心，讓人汲汲營營於貪名逐利。人若能端正心思、除去雜念便能不受其害。可見禍患之根源實來自人自己的心靈，而無他者。「消陽魔、鍊陰魔、耗氣魔」三魔居住在「三魔林」，此三魔是由道教中「精、氣、

神」的修道成仙思想所產生的。三魔曾以酒色迷惑比丘僧和靈虛子(第五十五回)，故三魔亦象徵人性中的慾念。²²

八林之魔皆由人的欲念所引發的災禍轉化而成，故具有勸誡警惕之寓意。對此象徵寓意的手法，王增斌、田同旭曾作出總結，言：

《續西遊記》其書，實是以唐僧的四眾的種種不淨根因和機心變幻，虛造各類妖魔的生成起滅，以象徵寓言手法，揭示人之心路歷程中永存的佛魔兩性的鬥爭，以強調信仰意志的力量，去邪歸正的道德感和追求完美人格的主體精神。就這意義而論，《續西遊記》可稱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頗具特色的心界神話小說。²³

可見作者的創作用意，實欲藉著神魔的象徵性來表達出「明心見性」的寓意。

5. 雙關

「雙關」又名「多義關連」，是指在特定的言語環境中，借助語音和語義的聯繫，使語詞或句子同時關涉兩種事物，表達雙重含義，以達到言在此、意在彼的修辭效果。常見者為「同形雙關」，即利用語詞的字形來構成雙關。

「諧音雙關」，是利用語詞的同音或音近構成的雙關。「借義雙關」，又名「語義雙關」，是利用語詞的多義性構成一語兩義的效果。「多重雙關」，是語詞在形音義方面的多重關聯，造成一語兩義之法。²⁴

關於雙關的運用，《續西遊記》中的「美蔚君」，是一位想捉拿和尚來當作奇珍美味之物的妖魔，此「美蔚」採「諧音雙關」之法，意指食物的「美味」。

(二) 角色豐富多樣

《續西遊記》塑造出許多不同的角色，種類多元豐富，有人物、動植物和仙怪，且這些角色大多具有變化神通的能力，即使是人物，亦具有特異法術。角色多運用擬人手法，將動植物人格化；並加入神怪的元素，塑造出大量的神怪，讓小說充滿神奇虛幻的超現實色彩。

該書的角色可細分為人物、動物、植物、神仙、魔怪五大類，包含：(一) 人物角色：有比丘僧到彼、靈虛子、三藏、童兒、秀士、婆子、小僧、寇梁、寇棟、家僕、客商、賣豆腐老者、客人、老叟、老僧、小沙彌、漢子、脫凡和尚、富家子、鎮海寺眾僧、長老、瞎聾老婆子、樵子、啞道人、道者、嘍

²² 王增斌、田同旭：《中國古代小說通論綜解》(上)，頁 409～412。

²³ 王增斌、田同旭：《中國古代小說通論綜解》(上)，頁 409。

²⁴ 李初喬：《寫作大辭典》，頁 474。

囉、頭陀、店小二、店婆子、老官兒、曹操、婦人、老和尚、善信男子、孩子、尼僧、坡老道、胡僧、陳員外、丫鬟、陳寶珍、巫人、山賊、水賊、孫員外、丁炎、老蒼頭、卞益、卞學莊、甘餘、元會縣官長、衙役、通玄住持、王甲、貧漢、山童、司端甫、獵人、溪人、強梁惡少、丹元老道、道童、唐太宗、劉員外等。綜觀《續西遊記》的人物角色，以比丘僧到彼、靈虛子和三藏出現的頻率最多，將此三人作為全書的靈魂人物。(二)動物角色：由於書中許多魔怪的原形為動物，故分類多以魔怪的原型來區分之，包括蠹魚、青蛙、桑蟲、麋、蛇、龜、蝎、兔、麝、魚、鼈、鹿、蝦蟆、玄鶴、蝮、狐狸、鳳、鸞、獼猴、蜜蜂、鵲、白鰻、鯢魚、鼯鼠、蝙蝠、蛇、馬、豬、鼯、蜥蜴、獅、虎、蟒、老牯牛等。(三)植物角色：書中的植物角色並不多，僅有第十一回的古柏老，其原型為柏樹。(四)神仙角色：書中的神仙角色大多是列入神譜中的神明，包括佛教神、道教神、自然神，僅有少數的神名未列入神譜，而是作者虛構出來的，且這些未列入神譜的神仙有許多沒有名稱，僅以神或仙名之。今將書中的神仙角色分為：1.佛教神：有如來佛(第四十四回)；燃燈佛(第六十九回)。2.自然神：有「龍王」(第三十七回)，「龍」為古人幻想出來的動物神，相傳有降雨的神性。傳說中，龍可幻化為人，成為古代帝王的象徵。唐宋以後封龍為王，道教吸收龍王的神性，有四海龍王、五方龍王等。²⁵3.列入神譜之其他諸神：「關聖帝君」(第三十六回)，「關聖帝君」又稱「關公」、「關帝」，即三國名將關羽。他忠肝義膽，勇謀善戰，因亡於與吳國之戰，死後追諡為壯繆侯，當地人於玉泉山立祠祭拜。唐之前，關羽在民間的影響尚不大。至宋代以後，其影響逐漸深廣。宋真宗曾賜其「義勇」匾額，追封為武安王。宋徽宗又追封為忠惠公，尊號「崇寧至道真君」。元代更加封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明神宗加封為「三界伏魔大帝」、「協天護國忠義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清順治帝御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乾隆又下詔封關羽為武聖人，地位與文聖人孔子等同，成為國祀要典的主要祭祀神靈。民間俗信關聖帝君具有治病祛災、驅邪避惡、誅罰叛逆、佑護科舉、招財進寶、庇護商賈等功能。故民間為其專祀，立有為數眾多的「關帝廟」、「關聖廟」、「關王廟」、「老爺廟」、「伏魔廟」等。而關羽的神像多具有神威凜凜的武將造型，其左方有關平捧大印，右方有周倉為其抬青龍偃月刀，有些關羽神像還在頭

²⁵ 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頁23。

上畫一「福」字，意寓保護生靈，賜福於民。²⁶(五)魔怪角色：書中的魔怪有麋鹿老、古柏老、峰五老、玄鶴老、靈龜老、蝮子怪、蠍小妖、蠍大王、虎威魔王、獅吼魔王、鳳管娘子、鸞簫夫人、一真隱士、陸地仙、三尸魔王、陰沉魔王、獨角魔王、曹操魂靈、嘯風魔王、興雲魔王、六耳魔王、狐妖、迷識魔王、消陰魔、鍊陰魔、耗氣魔、烏金老妖、老龍、蜂王、靈鵲、靈龜妖魔、福緣君、美蔚君、美慶君、慌張魔王、孟浪魔王、六鯤妖魔、病魔、大小鼯精、三蝠魔王等。

綜觀《續西遊記》的角色描寫，其動物角色多樣，而這些動物也都幻化為妖魔鬼魂，如蟒蛇精幻化為三尸魔王；羸蟲幻化為曹操魂靈；老虎幻化為嘯風魔王等。

(三)富有超現實的想像力

傳統文學重視文學的道德教化功能，講求溫柔敦厚，然而，明代中、後葉以後觀念上有了轉變，文學不再僅以教化為歸，開始注重文學的藝術性及趣味性，充滿幻想的情趣。對此，湯顯祖曾於〈合奇序〉中言：

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文。耳多未聞，目多未見，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相天下文章，寧復有文章乎？予謂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間。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名可狀，非物尋常得似合之。²⁷

文學中的恍惚虛幻成為讀者閱讀的情趣。

《續西遊記》中人物的法寶與鬥法場面，使小說充滿想像力和神奇虛幻性的特點。所造成奇幻特點的要素約可概括於超現實的描寫來探討，包括擬人化、神仙魔怪、法術寶器、奇幻異境等方面。

1. 擬人化

文學最初以「神話」來反映早期人民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在神話世界中，可以看見先民對原始大自然的追求與渴望，以及人們歷經想像虛擬和擬人化的過程。而《續西遊記》亦充滿了濃厚的幻想色彩，其以豐富的想像和幻想，運用了誇張和擬人的藝術手法來塑造形象。書中的內容生動有趣，描寫許多超自然的神怪精靈，且神怪精靈多具有象徵性；加上情節曲折離奇，促使小說富於虛幻奇特的色彩，能讓讀者馳騁於想像世界中。

²⁶ 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頁 94。

²⁷ 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1077。

《續西遊記》中虛擬出許多動植物和神怪精靈，書中的「蟒蛇精」幻化爲「三尸魔王」；「羸蟲」幻化爲「曹操魂靈」；「老虎」幻化爲「嘯風魔王」等。

2. 神仙魔怪

中國小說本以記述現實爲傳統，從早期的記言體小說到後來的記事體小說，都以日常生活周遭的人事物或歷史事件作爲論述的對象，然而《續西遊記》一改此現實的拘束，創造出一群神仙魔怪，其皆具有變法的超自然能力，使小說富有神奇色彩的藝術效果。

3. 法術寶器

「法術」一詞，在秦漢原本專指先秦法家之學或帝王統治之術，但是在佛教傳入及道教形成之後，「法術」的內涵也逐漸產生變化。而到了魏晉以後，「法術」則泛指佛道的神異之術。至於佛、道的神異之術，其內容極爲廣泛，尤其是道教的法術，不僅吸收了古代的巫術和秦漢以來的方術、成仙之術，又受到佛教神通內容的影響，促使佛、道融入幻術，賦予宗教的奇幻性，也使得法術的內涵，包含了民間巫術、外來幻術、道教法術及佛教神通之術等。²⁸

法術對宗教小說及神魔小說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俞曉紅曾言：

小說對變幻之術的這些極富幻想力的描寫，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佛經文學的啟發和影響。²⁹

而這些具有變幻之術，充滿奇幻色彩及想像力的文學作品，在佛經傳入以前的傳統文學中是極少見的。

《續西遊記》中那些施法的寶器法力無邊，令人詫異驚嘆，書中描繪了許多神通廣大的法術，例如孫行者、豬八戒、沙僧的兵器已被收回，代之以三條普通的禪杖；且三藏師徒所取真經，從旁還有比丘僧及靈虛子幫助；又妖魔多由小妖修煉而成，皆有超凡入聖之心，因此諸妖魔的神通法力並不高強。然而其中亦不乏妖法幻術的描繪，如「呼風喚雨術、弄幻術、念咒語」（巫人）、「變身術」（豬八戒變成美女子、鶚化道人、病虎）、「偶像詛咒術」³⁰。又

²⁸ 葉有林：《明代神魔小說中的法術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6月），頁1~2。

²⁹ 俞曉紅：《古代白話小說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頁156。

³⁰ 《續西遊記》中傷行者、八戒的毫毛、鬚毛所變的人，即可使行者、八戒或所變之人受到感應，使名字、圖書和人的靈魂、生命互有關聯，這是源於「黑巫術」的作法，原本是用臘、木、土等刻出仇人之像，或是在沙、紙上畫下仇人之像，再將其

第十九回的鳳管妖可假化靈山，變作優婆夷。第二十八回中的七情六慾大王，能「飛沙走石，撒豆成兵」。第六十回，靈虛子把木魚拋下水中，頃刻間，木魚化成金色大鯉，槲錘變成寶杖。第八十一回，慶善君持長槍刺比丘僧，比丘僧舉起菩提子，念了一聲梵語後，那長槍馬上折成三段。第八十五回的大鯤王可變為大鵬，而其幾個子孫「六鯤魔」，亦各有神通變化之能。第八十九回的眾獅毛妖亦各有神通本事，令行者無法捉拿。

而關於神奇的法術施展場面亦十分奇特，如第十二回，有一場赤蛇精與靈龜老妖的戰鬥場面，當赤蛇精聽到靈龜老妖叫了一聲「熱」時，赤蛇精噴出火燄直向靈龜老妖，使靈龜老妖越發喊熱，赤蛇精便加速噴出火燄，使得靈龜老妖亦噴出滔天大水，往赤蛇精洞中沖去，但赤蛇精不甘勢弱，噴出焚林烈炬，兩氣相戰，氣勢非凡。然而，玉龍馬原是海中龍子化身，其不畏此熱氣，於第十三回中，反噴出幾口水來抵擋。又第四十八回，妖魔與靈虛子亦使用法術對戰，妖魔吸一口氣，頃刻間一團熱氣如雲霧般吹來，靈虛子也不甘勢弱，向東方取一口氣，化成烈風颳向妖魔，將那熱氣吹散，隨後，妖魔復噴一口唾，只見半空中無數冰雹打落下來，靈虛子見妖魔吐出冰雹，騰空躍起，坐在冰雹上呵呵笑著。這些熱氣、烈風、冰雹的交戰場面，展現出神奇法術的魔力。

關於寶器，書中種類多樣，且賦予神奇法力，引人注目，有金箍棒、釘耙、寶杖、照妖鏡、小葫蘆、菩提數珠子、木魚梆子、降魔杵、返照珠、翅翎等。小說運用神通法寶而增加想像空間，增強神魔的形象，可謂是神魔小說中之佼佼之作。

4. 奇幻異境

《續西遊記》中描寫許多奇境，如第十二回的「赤炎嶺」，此嶺冬夏冬暖，行人走道不可說熱，但閉口不言，行過十餘里方覺清涼，若說一個熱字，即變暖氣吹來，有如炎火。其中赤炎洞中有條赤花蛇精，毒燄甚惡，人過嶺若說一個熱字，妖精便會放毒氣，越說越放。又第十九回的「莫耐山」，長有八百里，險峻難行，高高低低無三里平坦路，約走三五十里時，一陣風吹來，

頭髮、指甲、唾液或衣服放在人像身上，以仇人的姓名呼人像，並施咒語以咒之，以使仇人受到傷害或死亡。張紫晨：《中國巫術》（上海：三聯書局，1990年7月），頁61。故「偶像詛咒術」是對一雕像、塑像、畫像或其他偶像施行詛咒或攻擊，藉以傷害那個偶像所代表的人物或鬼神。葉友林：《明代神魔小說中的法術研究》，頁76。

初微微似春風坦蕩，漸次狂大，凜冽生寒，有妖魔出入。又二十回的「蟒妖嶺」，有蟒蛇作怪，能飛沙走石，把人家的牛馬豬羊雞犬吃盡，村人請法官道士來驅遣時，亦會將其囫圇吞去。第三十二回的「黯黯林」，此林連結八百里，有妖精盤據，神通廣大能囫圇吞人，即使牛馬，一口亦能吞下三個。且此林前不巴村，後不巴店，伸手不見掌，對面不見人。該林又有十餘種妖魔倚草附木，凝結陰氣作五里雲，口噴千里霧，白晝瀰漫，不見天日。第三十九回的「薰風林」，每年三春，花柳盛開，但因幾個縱酒少年生事惹禍而惹來一個怪物，此怪在林中逞弄狂風，颳去飛禽走獸的羽毛，樹葉枯枝不存，遂被稱為狂風林。妖怪把老少漢子捉去幫他弄風，其婆媳皆悲啼不已。第四十六回的「蒸僧林」，乃當初唐僧師徒過八百里火焰山時，熄了火焰，滅了妖精，誰知火焰熄了，卻變成許多雨水陰霾，深林妖怪盤據在內，此林遂稱蒸僧林。第四十八回的「臭穢林」，因當年火焰焚山時有幾條千尺大蟒，焚死未盡，此蟒骸遺穢積臭於林，因而命名為臭穢林。第五十六回的「平妖里」，里中有一寂空山，此山環繞著一石洞，澗水潺潺，人莫能到，洞內有一妖能興風作浪迷害村人，此怪積年已久，能奪人家諸般物件。這些奇境，都是為了修煉心性的主題而塑造出來的，促使小說充滿奇特不凡的色彩。

《續西遊記》作為寓言小說，是藉著虛構的故事來呈顯旨趣，不僅能於文中見理，亦能在虛構的藝術上，塑造出許多奇特的法術、寶器及環境，又虛擬出不同的角色類型，讓小說具有幻中見真，真中見幻寫作的特點。

（四）形象生動詼諧

《續西遊記》中人物生動鮮明的形象特點及其幽默詼諧的特性，可從人物語言、動作及風趣筆墨三項凸顯出來。

一般來說，人物的形象可以透過人物外貌、內心、語言、行動等方面呈顯，並藉以勾畫人物形象來塑造人物性格。其中「語言描寫」，是藉由人物的語言去刻畫其性格特徵的手法，可從人物的對話與獨白中提煉，以凸顯人物的性格特徵，使人物更具個性化與典型化。因為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語言表現，同一人物在不同的時間與環境中因情緒和性格的變化，在語言上亦會有明顯的差異。其包括人物的「對話」與「獨白」，「對話」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人物之間的談話，此對話除了有交代背景、烘托人物的作用之外，亦有開展情節、表現人物精神面貌及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而「獨白」則泛指人物自思與自語的內心活動。主要的目的是希冀能透過人物內心的表白，來揭示其內心世界，以展現人物的思想性格及情感願望。而「行動描寫」，是對人物

行為動作作出具體描繪和摹寫的寫作手法。因為具有個性化的行為動作是顯示人物性格的重要途徑，亦具有揭示作品主題和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³¹

在語言描寫上，《續西遊記》中的人物對話，取經五聖亦皆能從語言對話中凸顯人物性格特徵，表現出八戒的老實憨厚、沙僧的恭敬務實、玉龍馬的不平之鳴之氣、唐三藏的志誠慈悲、孫行者的善於機變。「八戒」於《續西遊記》，亦同《西遊記》中有貪吃好利的習性，但卻比《西遊記》中的八戒多了一份老實心腸。如第三回，如來問他：「為何事求經？本何心而取？」八戒十分緊張，不僅口吃，還磕了無數個響頭道：「弟子，弟子只曉得我娘生時，十月懷胎之苦，三年哺乳之恩。今日為報答爺娘養育恩來取。若說本何心，只有一點老實老實心。」此「老實」性格，即是《續西遊記》中八戒的個性特徵，凸顯其憨厚的性格。「沙僧」的個性於《續西遊記》中是傾向恭敬與務實的，在恭敬方面，如第三回，當如來佛問他為何取經時？他稽頭頓首地道：「弟子不知其他，但只知天地君親師，五件大恩。天地君親，師父師兄們說去。只因隨師遠來求經，但願師父取得經去。這一點恭敬心，無時放下。」凸顯沙僧恭敬的性格。而在務實方面，如第七十五回，三藏師徒駕舟船前行，遇船無法前行時，三藏欲酬謝舟子，沙僧卻道：「師父，你老人家真有些差見，如今舟子不知在何處，丟了一隻空船，又沒人照管，把兩布疋在何處？有人見了取去，卻不空費了此心？」凸顯沙僧務實的性格。可見《續西遊記》中的沙僧較《西遊記》中的沙僧更有主見，人物形象和個性亦較為突出和具體。「玉龍馬」在《續西遊記》中比《西遊記》中的龍馬更能呈顯個性化的人物特點，如第四十五回，玉龍馬回復玉龍太子模樣，勸化興雲魔王釋放唐僧師徒，此時魔王設宴款待他，他一時忘了釋門戒行，正要大塊朵頤時，孫行者便使用神通法術讓宴席上的牛羊雉兔都活過來，玉龍馬遂怒道：「你這些孽障，已是大王見愛款我，迺我口中食，如何作妖捏怪。你道是活生之物，叫我不吃你。你哪裏知我東來西去，受盡了無限辛苦，受那猴精們氣，只把我吃草飲水。想你這牛羊能觸，叫我這馬不敢跟。如今其逢我大王，正要享用一番，你卻裝成甚麼圈套？」此處，龍馬表現出其不平之鳴和憤怒之情，使個性特徵明顯表露出來。「唐三藏」於《續西遊記》中的性格特點是志誠和慈悲。在志誠方面，如第三回，如來佛問三藏師徒是為何事求經，又是本著何

³¹ 李初喬：《寫作大辭典》，「肖像描寫」，見頁 536。「語言描寫」，見頁 539。「對話」，見頁 268、269。「獨白」，見頁 269。「行動描寫」，見頁 538。

心求取時，三藏馬上恭敬地俯伏在地言：「弟子玄奘，爲報皇王水土之恩，祝延聖壽而求取經。若說本何心，惟有一念志誠心來取。」又第二十九回，行者對三藏說妖魔詭詐惡毒，故僅能以詭詐惡毒來毒滅他們，三藏道：「以詭詐詭，不如以實應實。」顯現出三藏志誠不虛假的性格。在慈悲心方面，三藏於《續西遊記》中多次勸化妖魔爲善，亦時常要行者、八戒、沙僧戒除殺生，須以慈悲濟度之心戒除不善機心，如第二十九回，三藏對於行者的緊箍咒，道：「只因你遇著生靈，動輒掄棒，便是違了慈悲方便。故此有那緊箍兒咒你。」又七十五回，三藏欲酬謝舟子借船之恩，道：「世間那有白使人舟船不謝他的？」又言：「我將此布放在艙中，舟子若得了，便盡了我酬他之心；如舟子不得，也盡了我這白使他船之意。前輩菩薩過渡，遺一文錢在空船，爲謝心正如此。」這些言語皆可看出三藏的慈悲誠實之心。

在行動描寫上，書中的三藏也總是哭哭啼啼的，顯得膽小無助，如第五回、第九回、第十七回、第八十一回中，當他遇到困難時，都只會哭哭啼啼地眼淚交流，心中懊惱，不知所措。其他如第二十八回，朱紫國中入見行者長得尖嘴縮頤，八戒長嘴大耳，沙僧靛面青身時，有人「看見害怕的」、「看著笑醜的」、「嚇得大叫的」，個個「跌的跌」、「爬的爬」，皆「齊喊躲入後面」，將害怕的心境藉由動作描繪完全呈顯出來。

在風趣遊戲筆墨上，可從人物風趣的對話、口頭禪中顯露出來。書中的人物語言有許多類似饒舌歌的有趣對話，如第十一回，八戒因貪齋而被妖魔縛綁，行者與沙僧在旁一邊幫忙解開繩索，一邊笑道：「老孫呵呵笑，端不笑別個。一般都是人，挑擔與押垛。只見我們勤，偏生你懶惰。不是哼與唧，便是歇著坐。方才叫肩疼，忽見說腳破。不說肚皮寬，食腸本來大。一面未吃完，又叫肚裏餓。推開甚廟門，看見哪家貨？好友就化齋，惹了空頭禍。身上捆麻繩，肚裏又難過。想是齋撐傷，倒在林中臥。經擔哪方向，難道不認錯。」行者饒舌歌似地譏笑八戒，呈顯出風趣幽默的氛圍。同樣如第十三回，三藏師徒走上嶺來，突然一陣冷氣吹來，八戒道：「這冷清清，陰慘慘，真難熬，倒不如熱熱吧。」果然一個四足猛獸手執一根大棍叫道：「那標致臉的兩個和尚，快把擔包內的經文留下。」八戒見妖精叫他「標致臉的和尚」，便笑嘻嘻的稱那妖精爲「不標致臉的大王」，且以一串有趣的饒舌語，對那陣冷氣笑曰：「老漢精扯謊，嶺間有妖精。僧嫌人說熱，便有毒煙生。不是燒頭髮，便來熾眼睛。若要平安過，除非不作聲。老豬信了實，恐怕把妖驚。閉著喇叭嘴，躡著腳步行。哪更有炎熱，反倒冷清清。身上寒冰凍，喉中冷氣

生。怎能滾湯喝，得些熱飯撐。再若熬一會，這經擔不成。」其他如二十二回、第四十三回等，亦能見以饒舌歌來呈現的有趣對話方式。除此，尚如第十六回，一位長老要行者等人將經櫃打開，行者等人拒絕，那長老便生氣地叫行者爲：「怪物臉」、「割氣臉」，又叫八戒爲：「死屍臉」，叫沙僧爲：「晦氣臉」，而八戒也氣憤地回應，稱那長老爲：「骯髒齷齪臉」，這些對話讓場面及人物顯得滑稽有趣，化解僵硬的氣氛。又第三十二回、三十三回中，陰沉魔王有一個夜叉見了行者道：「希逢希逢，渴慕渴慕。」行者不明白地反問：「甚麼希逢，渴慕？」並稱其爲「小鬼頭子」，夜叉問行者爲何稱他爲「小鬼頭子」，行者道：「我稱呼你小鬼頭子，是奉承、尊重、抬舉你。若是叫你做巡林夜叉，便是輕薄你。」又道：「若添上可惡二字，便是抬舉你。再添上憊懶二字，便是尊重你。」夜叉大喜道：「世間哪個不好奉承，況你抬舉、尊重你，便勞你尊重稱呼吧。」行者迺大叫夜叉爲「憊懶可惡小鬼頭子」，夜叉並未生氣，反而高興答道：「多謝尊重、抬舉、奉承了。」行者隨後連聲大喊，那夜叉也聲聲答應，夜叉回去向小妖告知此事，小妖道：「真真尊重你這許多字眼，不說官銜，比陰沉大王四字還多哩。」遂問行者有何稱呼可奉承他？行者道：「只兩個字兒，叫你瘟奴吧。」又故意道：「瘟者，標也。奴者，致也。奉承你標致之意。」小妖也大喜，要行者多稱呼幾聲，行者隨後也連叫數聲。於第三十四回中，夜叉知道受騙，遇到八戒也想罵他，問八戒：「便是我要罵你，卻罵甚麼？」八戒道：「我最惱人罵我老祖宗。」夜叉不以爲意，真罵八戒爲「老祖宗」，八戒低聲答應，又大聲應道：「小孫兒，叫怎的？」此番對話，生動地將夜叉、小妖憨傻可愛，以及行者、八戒機智調皮的性格有趣地表現出來。此外，對話中稱人的用語也非常有趣，如第四十回，魔王稱八戒是「喇叭椎挺，脆骨牛筋嘴的和尚」。而關於口頭禪的運用，《續西遊記》有運用「好耍子」的逗趣口吻，如第八十一回，行者與山童的對話中就出現四次的「好耍子」。

以上這些，都是造成《續西遊記》具有風趣詼諧特點的重要因素。

三、結論

綜觀《續西遊記》的寓意，從小說內容及書中序文的描寫中，可以看出該書的主旨在於修心、滅除機心，以達到「明心見性」的目的。書中所描繪的心魔都是由人性衍生而來，凸顯出人心與人性之黑暗面，其中亦具有諷刺性，尤其是針對僧人與官吏。故該書主要的寓意，是在闡明「明心見性」的思想；同時又具有「諷刺性」，除了「諷刺政治」之外，還著重在「諷刺人性」

及「諷刺宗教」上。

在寫作藝術上，書中的修辭技法豐富圓熟，其大量的擬人描繪及誇張的法術變化場面，讓小說充滿了豐富的想像力和趣味性。在象徵的運用上，書中所有的妖魔和災厄都是由唐僧師徒的機心所產生，這些妖魔都具有象徵寓意，許多是象徵著人的情緒、思想與倫常觀念的心理之魔，將「心理魔」與「倫理魔」構築於一個充滿強烈寓意的象徵上，亦即將人之心靈視為神與魔交戰的小天地，促使《續西遊記》充滿著強烈的寓言色彩。除此，角色亦多樣豐富，具有變化神通的能力，即使是人物，亦有特異法術。小說運用擬人手法將動物人格化，並加入神怪的元素，塑造出大量的神怪，讓小說充滿神奇虛幻的超現實色彩，共分為人物、動物、植物、神仙、魔怪角色五類，其中的動物角色多樣，能幻化為妖魔鬼魂，奇特非凡。而在充滿奇特幻想的超現實方面，不僅在於構成無所不包的光怪陸離世界，也表現在自然與神怪的鬥爭與法術的施展上，小說之所以能達到神奇的虛幻效果，其要素雖然不盡相同，但可概括為超現實描寫來探討，包括擬人化、神仙魔怪、法術寶器、奇幻異境等方面。在幽默詼諧的特性上，可從人物語言、動作及風趣筆墨三項凸顯出來，並將人物塑造得更為鮮明及個性化，如「八戒」老實憨厚、「沙僧」恭敬務實、「玉龍馬」有不平之鳴之氣、「唐三藏」志誠慈悲、「孫行者」善於機變等。

由上論述，可見《續西遊記》是藉虛構的故事來呈顯旨趣，不僅能於文中見理，亦在虛構藝術上，塑造許多奇特的法術、寶器及環境，虛擬出不同的角色類型，讓小說能呈現幻中見真，真中見幻的特點，足見其是一部深具哲學意涵，寫作豐富生動的寓言小說。

參考書目

一、書籍

- 1.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1975 年 1 月，初版。
- 2.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 3.張紫晨：《中國巫術》，上海：三聯書局，1990 年 7 月。
- 4.季跪撰；鍾夫、世平標點：《續西遊記》，中和：建宏出版社，1995 年 7 月，初版。
- 5.歐陽健：《中國神怪小說通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 年 8 月。
- 6.王增斌、田同旭：《中國古代小說通論綜解》，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 7.王定璋：《白話小說：從群體流傳到作家創造的社會圖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7月。
- 8.陳正治：《修辭學》，台北：五南圖書有限公司，2001年，初版。
- 9.李豐懋、劉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
- 10.朱一玄、劉毓忱編：《《西遊記》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版。
- 11.李初喬：《寫作大辭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3年8月。
- 12.俞曉紅：《古代白話小說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 13.程毅中：《明代小說叢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 14.高玉海：《古代小說續書序跋釋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 15.烏丙安：《中國民間神譜》，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二、期刊

- 1.陳惠琴：〈善取善創，別開生面--《西遊記》續書略論〉，《明清小說研究》第3期（總第9輯），1988年7月30日。
- 2.石麟：〈略論《西遊記》續書三種--《續西遊記》、《西遊補》、《後西遊記》考略〉，《明清小說研究》第2期，1990年4月30日。
- 3.王增斌：〈機心滅處諸魔伏 自證菩提大覺林--禪學的心界神話《續西遊記》〉，《運城學院學報》第15卷第3期，1997年9月。
- 4.王增斌、李衍明：〈《續西遊記》主題探奧〉，《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5期，2001年5月。

三、學位論文

- 1.葉有林：《明代神魔小說中的法術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6月。
- 2.蔣建智：《兒童故事中的隱喻框架和概念整合：哲學與認知的關係》，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Exposition on the Implied Meaning of “Journey to the West (Sequel)” and Its Art of Writing

Wen, Hsiao-Fen*

Abstract

“Journey to the West (Sequel)” was written by Ji Gui of Ming Dynasty, and there are 100 chapters in total. The said book is a sequel of “Journey to the West.” It continues from the start of Chapter 98, “The Tang Monk and his three disciples went on the main road,” and Chapter 98 to Chapter 100 of “Journey to the West” were rewrote. The book narrates that after the Tang Monk and his disciples obtained the True Sutras, they went back to the territory of Tang Dynasty. However, because they had craftiness in mind, it gave rise to numerous monsters’ striving to try to seize the Buddhist scripture rolls. Fortunately, the Buddha dispatched the great Bhikshus, Monk Daobi and Upa-saka Lingxuzi to protect them secretly, the danger was solved, and the Monkey King (Wukong), the Tang Monk, and other disciples thus realized and had an insight that utilizing craftiness was useless, devoutly believed in the True Sutras, and eliminated all craftiness; finally, they went back to Chang-an, and both the teacher and the disciples attained Buddhahood.

Not only can the entire novel display the fantastic and abundant descriptive skills, but its implied meaning and thought have something for people to think over. Therefore, the research mainly explored the implied meaning of “Journey to the West (Sequel)” and its art of writing. To observe its implied meaning, it could be induced to be “realizing one’s true mind and seeing one’s Buddha nature,” “satirizing the temperament,” “satirizing the politics,” and “satirizing the religion;” in the art of writing, there are features of “profuse rhetorical techniques,” “abundant and diversified roles,” “rich in surreal imagination,” and “lively and comical image.” Hopefully by means of this exposition and analysis, there can be deeper understanding to the content, meaning, and writing features of “Journey to the West (Sequel).”

Keywords: “Journey to the West (Sequel),” implied meaning, art of writing, allegorical novel.

* Wen, Hsiao-Fe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Hsiup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